

2021看见·边防线上的爱情故事

光阴流转,岁月改变了山河模样,让沧海变桑田。漫长边防线上,有一份凝望是几代人的接力传承,有一份深情是几代人跨越山海的奔赴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,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热爱。岁月更迭,变的是人们的生活条件、见面的交通方式,不变的是属于海防军人对青春价值、人生意义的理解。驻守高山海岛,海军观通兵的情感像大海一样深沉含蓄。

因为肩头的责任,那些无法与妻儿团聚的昼夜,他们凝望远方、凝望星辰,内心的情感也像大海一样澎湃热烈。走进边海防一线,我们时常想到这样的意象:寒冷冰川绽放圣洁的雪莲,贫瘠戈壁盛开淡雅的骆驼刺花……艰苦的环境锤炼坚韧的性格,也让生长在海防一线的情感果实有着别样的香甜。无论70后、80后,还是90后,海风吹不走边关的孤寂,那些来自海防线上的凝望总是那样纯粹、那样执着。——编者

70后、80后、90后,三位海军观通兵的凝望——

跨越山海的爱情

■本报特约记者 张容蓉

70后范正军——走过半生,有你足矣

今年是一级军士长范正军30年军旅生涯的最后一年,也是他守岛的第25年。因为要照顾家中老人和孩子,范正军的妻子谭立军很少上岛探亲。

女儿去年考上了湖南中医药大学,谭立军觉得要把此后的时间留给丈夫和他守护的岛。

如今的小岛民宿林立,营区面貌焕然一新,干净整洁的家属楼窗明几净……走进范正军的宿舍,妻子谭立军细心地用手摸了摸床单,手感干燥又清爽,她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。

范正军与妻子的初识,有着大多数70年代的人爱情故事的模样——

1998年夏天的湘潭,暑热难当。在谭立军单位门口的面馆,两人经人介绍相见。谭立军至今记得,那一碗凉拌面的滋味。

一直以为谭立军的名字是“丽君”二字,当得知此“立军”非彼“丽君”时,范正军眼睛一亮:“咱俩的名字搭配起来不就是‘立正’吗!”

第二次相约,范正军穿上笔挺的“浪花白”,提着一袋水果敲开了谭立军父母的家门。一个标准的军礼,老两口看着眼前这个笑容憨厚的小伙,满心欢喜。

20天的探亲假期转瞬即逝,范正军从湘潭回部队前一天,谭立军特地请假送他到火车站。站台上人群熙熙攘攘,火车鸣笛即将出发,范正军从包里掏出一个精致的盒子塞到谭立军手上,又紧紧攥了一下。

站在站台上,望着渐行渐远的绿皮火车,谭立军轻轻打开手中的盒子——那是一枚戒指。

范正军刚走,台风就来了,小岛成了孤岛。电话打不出来,书信送不出去,两人断了联系。等通信恢复已是一个月后,接到范正军的电话,没说几句话她就泣不成声。

2年后,两个执着的年轻人,带着对爱情的信仰和对彼此的理解,携手走进婚姻殿堂。

他们的婚礼简朴而温馨。小两口都不是喜欢热闹的人,他们那时候只想拥有一个家。

小欣媛出生那年,范正军因值班不能回家。电话中,他第一次听到女儿啼哭,眼泪无声滑过脸颊。

范正军至今难以忘记那个幸福的夜晚,眼泪酸楚的滋味。后来他给女儿取名“欣媛”,这位老兵心中,“欣喜和团圆”是他作为父亲希望女儿此生能够拥有的幸福。

小欣媛出生不久,范正军的母亲被查出身患重病。一边是嗷嗷待哺的新生儿,一边是卧床不起的老母亲,谭立军一个人扛起了一个家,她的坚强也为丈夫支撑起一片天。

3年时间,谭立军每天给婆婆做饭、喂饭,还要养育年幼的女儿。老人在弥留之际紧紧握着儿子范正军的手说:“立军是个好儿媳,你要善待她。”那一刻,范正军泪如雨下。

2年前,范正军作为守岛代表,受邀参加中央电视台举办的“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”晚会,节目组在没有告诉他的情况下,把谭立军请到了现场。

舞台上,听着妻子的讲述,范正军流泪了。过去几十年的风雨,妻子的模样一帧一帧在眼前闪过,从青春到中年,从一头乌发到鬓角斑白……

窗外,一只海鸟在眼前掠过,又振翅飞向远方。

思绪瞬间被拉回到现实,海滩上散步,望着妻子依旧如水般晶莹剔透的笑容,范正军的内心满足而踏实。



图①:高雪松在山顶眺望远方;图②:陈红飞和妻子吕田田在一起;图③:高雪松(右)一家人在驻地小岛的留影;图④:谭立军为丈夫范正军整理军装;图⑤:范正军(左二)和战友们在驻地;图⑥:陈红飞在驻守的小岛。

80后陈红飞——人间值得,幸好有你

抱着女儿刚登上汽车,吕田田的手机便响了。

“接到上级通知,现在来队探亲还要隔离14天,假期估计就不够用了……”电话那头,丈夫陈红飞的语气有些失落。眼泪在眼眶打转,吕田田再也顾不上看风景的心情。

陈红飞驻守的小岛,是一座面积仅0.08平方公里的岛屿。这里与大陆不通民船,往来小岛的交通工具只有一条补给船。

上岛难,假期又短,从谈恋爱时起,吕田田就习惯了与陈红飞隔海相望。在两人眼中,那一湾海水就是两人的“鹊桥”。

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哭出声,吕田田抱着女儿中途下了车。

5岁的女儿伏在母亲肩头,向着远去的汽车招着手,用稚嫩的嗓音喊着:“爸爸,爸爸……”

去年10月,吕田田带着女儿登上了补给船,在岛上与家人度过了难忘的48小时。

那是她第一次上岛,也是她和女儿第一次来到“小岛的家里”。

让吕田田没想到的是——这个“家”真的很小,从南到北200米,250步就能走完;这个“家”真的远,岛上一个月才能来一趟补给船,水果、蔬菜都是稀缺品;这个“家”真的很吵,雷达装备和油机运转的声音,常常吵得人难以安眠……

吕田田更感受到一种自豪。她的丈夫是一名油机技术员,油机就像是这座小岛的“心脏”——80年代出生的陈红飞,19岁参军入伍,在岛上一守就是20多年,正因为陈红飞和战友们坚守,让这座小岛有了生机。

“幸福,就是彼此的守护。”就像吕田田对陈红飞说的那样,在责任的天平上,军人为祖国担当,军嫂为家庭奉献,这一切都是值得的!

聊起妻子,高雪松脸上露出灿烂笑容。

2013年7月1日,陈红飞牵着吕田田的手走进民政局大门。工作人员看到陈红飞走路腰板挺得笔直,忍不住问道:“你是当兵的吧?”一旁的吕田田听着,笑得特别甜。

从此,党的生日就成了这个家庭的大日子。

3年后,他们的女儿出生。女儿周岁前的一天,小家伙突然对着茶几上摆放的一张全家福,清晰地喊出了:“爸爸。”那一刻,吕田田热泪盈眶,她抱着女儿走到客厅的中国地图前,指着地图上的一个“小点”对女儿说:“珊珊,爸爸就在这里。”

地图上,小点,真的就只是一个“小点”。小到连吕田田也看不清。看着女儿忽闪忽闪眨着眼睛,她的心里好似打翻了五味瓶。

低下头,眼泪滑落,吕田田偷偷拭去泪水,笑着对女儿说:“爸爸在海的那一边等着我们,等我们‘回家’。”

一转眼,珊珊5岁了。每次听母亲说起小点,小家伙总是拉着妈妈的衣角:“妈妈妈妈,我们去‘小岛的家里’。”女儿的心愿,也是母亲的心愿。母女俩的心愿,更是陈红飞的心愿。

去年10月,吕田田带着女儿登上了补给船,在岛上与家人度过了难忘的48小时。

那是她第一次上岛,也是她和女儿第一次来到“小岛的家里”。

让吕田田没想到的是——这个“家”真的很小,从南到北200米,250步就能走完;这个“家”真的远,岛上一个月才能来一趟补给船,水果、蔬菜都是稀缺品;这个“家”真的很吵,雷达装备和油机运转的声音,常常吵得人难以安眠……

吕田田更感受到一种自豪。她的丈夫是一名油机技术员,油机就像是这座小岛的“心脏”——80年代出生的陈红飞,19岁参军入伍,在岛上一守就是20多年,正因为陈红飞和战友们坚守,让这座小岛有了生机。

“幸福,就是彼此的守护。”就像吕田田对陈红飞说的那样,在责任的天平上,军人为祖国担当,军嫂为家庭奉献,这一切都是值得的!

聊起妻子,高雪松脸上露出灿烂笑容。

90后高雪松——有爱相伴,未来可期

成了家的战友早点回家探亲,因为疫情一次次推迟休假的他,已经快一年没回家了……

文书记重友接过话茬:“排长特有才特善良,人精干长得帅,却一直和我们说他没女朋友。”

在战友们的笑声中,田路畅的鼻子突然一酸,不知哪来的勇气——她举起杯,对着一个个热情的面孔说:“战友们,雪松在这里我很放心,因为你们就是他的家人!”

一种感动瞬间溢满心头,那一刻,高雪松的眼睛也湿润了。那天晚上,岛上的灯一盏盏熄灭,两人还在小巷散步,天上的星星格外璀璨,仿佛在为他们守护。

这位90后少校军官,始终记得高三晚自习的情景。那天,清瘦的田路畅一走进教室,高雪松就注意到了这个羞涩的女生。

两人第二次见面,是在5年后的同学聚会上。即将军校毕业的高雪松再次遇见田路畅,便主动上前添加了对方的微信好友。从那天起,田路畅的微信朋友圈,高雪松时常默默关注。

军校毕业,高雪松被分配到一座高山观通站,不出一年又被调去了海岛服役。一个夏日周末,高雪松点开田路畅的微信朋友圈,发现了一张“眼熟”的风景照。

手指滑动屏幕,高雪松将照片放大:“这不就是我驻守的岛嘛!”

缘分不期而遇,高雪松的心怦怦跳。点开聊天框,他犹豫再三地打出一行字:“老同学,别来无恙……”一句问候,开启了两人共同的光阴。

得知高雪松离自己等待换乘轮渡的码头不远,田路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那天中午两人相约吃饭,午饭后才准备道别的他们,得到消息:海上突然起雾,当天下午的轮渡全部停航。

那边田路畅一脸焦急,和家人电话商量行程,这边高雪松已为她安排好了落脚的民宿,“今天我带你上岛上四处走走,明天一早我再送你。”

那天下午,高雪松带田路畅走过热闹的小巷,在自己时常逗留的榕树下吹海风,在景区附近的礁石边听涛声。他还带她来到观通站,认识了一群可爱的战友。

得知排长的“女朋友”来了,指导员高伟一定要留下田路畅吃饭。

炊事班长王叶佳是个热心肠,专门派班里的“机灵鬼”上等兵王源来打听“嫂子”的口味喜好,“高排长女朋友大老远来一趟,咱必须得露一手!不能给排长‘丢份儿’。”

“对,要让嫂子高兴来,满意!”炊事班的小伙子们一拍即合,说干就干。不一会儿工夫,六七个小菜就端上了桌。夜幕降临,高山上的餐厅热闹非凡,战士们一个班一个班地轮流来给田路畅介绍情况。

高伟说,雪松是观通站的“笔杆子”,大小材料都能写;上士李欣然说,老高特会唱歌,还弹得一手好吉他,等会让他给你表演一曲《浪花一朵朵》;站长许树亭说,雪松是个好排长,为了让



望山。

边关风

采撷边关最美风景

当兵18年,三级军士长要国晓突然意识到,驻训的机会越来越少了。

如今,连队的驻训分队已在塞外草原驻守数月。水土不服,让要国晓经常吃不下睡不着,本来就瘦弱的他训练成绩一直垫底。指导员说:“老要你血压不稳定,课目训练,你多抓抓训练方法……自己别太拼。”

连续多年野外驻训,要国晓觉得这里有太多出乎意料。

进了草原,要国晓才知道战友们电话里说的“风有点大”,是飞沙走石,是吹得手臂的天线“嘎嘎”作响,是人在风中寸步难行;“天有点冷”,是冻得汽车打着不着,手机开不了机,是手摸到门把手会被粘住,是每次取水都要砸冰块坨坨丢到锅里化开……

驻训的日子

本期观察 孙鹏 刘洋

前不久,因为任务在身,下士王勇无法请假回家和女友举办婚礼。后来,老家的疫情好转,两家人商量着赶紧把两人的订婚仪式办了。

那个周末,忙完一天的任务,王勇找到要国晓,让他帮着自己向连长“打个报告”。

回到帐篷,王勇匆匆换下作训服,穿上笔挺的常服,跑到几百米外的公路旁,让要国晓帮忙举着手机拍摄:他要和千里之外的女友视频通话。在驻训地,只有这个地方能搜索到手机信号。

王勇就这样“参加”了自己的订婚仪式。此刻,要国晓更像是这对新人的“证婚人”。

那天得知这个消息,战友们纷纷送上祝福,要国晓的心里却五味杂陈。这些年,连队上高原、进沙漠、入草原,这一次更是创下了连队练兵史上的“驻训期之最”。战友们一起苦,苦点也开心。”要国晓道出了战友们苦中作乐的“秘诀”。

初秋的草原深处,夜里气温已经降到零摄氏度。帐篷里,裹着棉大衣的战友们把一只热水袋让来让去;训练任务完成,要国晓带着战友钻到车底盘下维修,几个人满身油污、冻得脸颊通红,起身后看着对方哈哈一笑;结束了一天的工作,战友们围坐在火炉旁,拿出平日收集的食材美美地吃上一顿火锅,欢声笑语不断。

在草原驻守,要国晓越发明白,驻训的酸甜苦辣、喜乐烦恼,一定要和战友们一起经历才能真正体会其中滋味。

每次考核,要国晓都会拼尽全力。有一次他实在是体力不支,连长担心他血压高,坚决不让他上场。要国晓没办法,就在场下组织了几个不能上场的“伤病员”呐喊助威……几个月下来,连队的成绩超出预期。

看到连队战友走起路来,个个腰板挺得笔直,要国晓比自己拿了冠军还高兴。

“真舍不得这些一起拼搏的日子。”在要国晓看来,可以拼搏的日子,都是年轻的日子。

深夜睡不着,只要有列兵站岗,要国晓就会提上一壶开水或是送上一碗热气腾腾的方便面。

让要国晓开心的是,谁家里有了困难,谁有了高兴的事情,第一个想到的“倾诉对象”,常常是他们的“要班长”。

要有相伴,未来可期。时代更迭,坚守有责。